

包世臣绘画轶事二说

■朱东旭

包世臣，安徽泾县人，不仅是清嘉道年代著名经世学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和书学理论家，同时也善绘事，且精，现在的很多书学者并不知晓。笔者通过撰写《包世臣大传》借机说说包世臣有关绘事轶事。

一说、角胜眉峰绘事

嘉庆二十一年(1816)，初夏，包世臣先生(下简为先生)交游并滞迹江苏吴门(现属苏州)时，长洲(现属苏州)好友、清著名画家胡眉峰和吴门好友书家兼诗人沈小宛接先生在小宛“小吴轩”院落住下，前后有十多日之久。

这此日，先生尽性由着二位好友，相互切磋经子学，唐诗宋词，琴棋书画，吃茶说笑，十分愉悦，但多数时间则约先生游玩。一日，胡眉峰、沈小宛共约先生去吴门收藏家李氏惠君家观赏其收藏品，其中有一幅是明代石田(明代画家沈周)所作《吴山揽胜图》。

胡眉峰、沈小宛与李君是多年好友，自然亲热。佣人上茶之机，李君将《吴山揽胜图》请出来请三人过目。三人一边吃茶，一边观赏，且评言二三。胡眉峰、沈小宛均说此图真迹无疑，唯先生认为这是后人临摹的，又说此画上卷始鹤市、虎丘而许市、阳山、天池、天平、支硎，止于狮山，城西迤北诸胜尽之，下卷始横塘而木渎，

灵岩、上方、石湖、吴山、邓尉、止于渔洋，城西迤南诸胜尽之却也画得逼真，哪怕是仿品也属高手的临写，还是有收藏价值的。

几天后，胡眉峰带画到沈小宛家，请先生点评。先生观赏许多，除了称赞也曾善意评说：笔法得于麓台(清代画家王原祁)，虽翰墨则秀润可挹，景物显得逼真可爱，美中不足则过多刻意皴染，山川神骨则不见踪影，其意境大为折扣也。胡眉峰沉思许多，拍手称之此言有理。

胡眉峰回长洲一别数日，先生仍住沈小宛家。连续几天先生与小宛兴趣盎然一直研究眉峰这幅画，且多次将眉峰所作八画图排列成长卷，针对主要构图景物分别细细察看，最后表明：此画虽好，还是有些缺憾，即是，每幅图画均无亭台楼阁，不见人间烟火类似的房屋，也无草棚、樵人、舟子之类的画面。像横塘，木渎、光福三市更没有选择性地表标志建筑安置画中，很难让人产生联想。

突然间，先生心血来潮，对沈小宛说他要以此作为参照，在此画基础上，增加必须有的物景、人物，使这幅画更加生动情趣。沈小宛吃惊：包兄也善画？先生笑答：仅得皮毛，从不张扬而已。

接下，先生在沈小宛书房兼画室，铺字作画，一边作画，一边与小宛商量，讨

论，然后依照胡眉峰原稿，增加删减，前后缩为四幅，掩以云树，亭台楼阁，小桥人物，樵人舟子，车马房屋，还有市区内依山傍水有关景致，画面突然一变，既幽邃明亮，又有人间烟火，大有北宋《清明上河图》意境。先生离开时，也将此画留给沈小宛。

不久，胡眉峰再次前来沈小宛家。小宛无言将先生所作图，请眉峰过目。眉峰细细品赏许久，突然惊叫：沈兄啊！您什么时候收藏了石田《吴山全图》第二卷？沈小宛莞尔一笑，最后笑着道白：仍是包先生依你所图，重新所画也。胡眉峰大惊失色，对着先生家住方向双手作揖道：包兄啊，您真神人也。

二说、摹《吴山揽胜图》

道光八年(1828)夏，先生在吴门，沈小宛又约先生去李惠君家赏画。并说，多年前先生曾参照胡眉峰作画一事，李惠君知后很想见您。先生自然答应，并说我也想再一次欣赏《吴山揽胜图》。

这一次目睹后，先生更加仔细：但见此画其坡陀冈岭，悉传山石之神，令人忘其堆迭。依山傍水，架屋十数椽，即成集镇，樵人舟子，行坐登降，俨如身历。而笔势一用本色，竟比《东庄图》之杂取诸家更为调适。

先生感叹：真境自有真局，不亏行家老手，但是不能临写得如此乱真，还有上好的意境？那天，李惠君招待先生和沈小宛在家小聚，三人把酒同饮，不亦乐乎。

过几日先生离开苏州回扬州。先生走后不久，李惠君多次去沈小宛家，品味先生在嘉庆二十一年(1816)所作的那幅画，便知先生也属丹青高手。李惠君对沈小宛说：想请包先生摹一幅《吴山揽胜图》收藏，不知包先生可否？沈小宛说：包先生为人尚好，老兄前去肯定会答应的。

不久，李惠君携家藏的《吴山揽胜图》至邗江，再转白门，请先生临摹。因是旧相识，更有沈小宛举荐，先生答应后，一边阅看，一边绘之，前后长达三个月，方将此画完毕。画作完成，李惠君应邀前来，并将画与原画多处比较，在几乎乱真之下，李君吃惊问先生：包兄，何时学会画画？先生笑：甲子年(嘉庆九年1804)，我在江南通州州判张桂岩府上任幕僚，负责掌管水利、漕运、家田和诉讼等有关事宜。桂丈师河北沧州人(现属河北沧县，清代著名画家)，方知师桂丈既能为官，也是丹青妙手，诗也作的妙。当年师桂丈初游京师前，曾与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齐名，深受纪晓岗、法式善等名家看中。

先生说：那年我三十岁，除了官差，闲时但凡作新多与桂丈师唱和，接着随桂丈学画，授之六法，一丘一壑，聊以自娱。师桂丈辞官后，晚年也住扬州，每日绘画作诗，不亦乐乎。

画也是手艺，熟能生巧，不过尔尔。乾隆、嘉道年间，文人士大夫之间酒后闲暇之余，吟诗作画以书画集雅一事，非常鼎盛。

(作者系艺术评论家)

行远自迩：18岁少年赵明远的《空生大有》之旅

■陆蓉之

2004年在杭州出生的赵明远，还没有满19岁时，我们偶然的机遇下认识了。他4岁就开始自学画画了，只有一些给他建议的长辈。他的创作，主要源自于内在的动力和脑内蜂拥而出的各种臆想。由于他没有参照的对象，所以无从去模仿、挪用任何既有的风格、流派。以至于他所描绘的一切，难以归类，而他创作的兴趣，发乎于内在驱动的一种强迫力，家人、师长很难理解他的作品，而他对画中的一切元素却如数家珍。

从我第一次见到明远，到今天才两个月多一点。一位在暗夜中穿着类似于中世纪僧侣袍服的少年，随风而至，他稚嫩的脸庞和一身打扮极为冲突，一路上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。当他展开了自己带来的画册，我震惊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我眼前翻过去的一页一页画面，那原本应该属千年老魂复杂纠缠的记忆，却肆无忌惮地借着那满脸无辜的18岁少年心口娓娓道来，他热切的眼神时不时透过他长长的睫毛向我们扫射过来。这一幕，我永生难忘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我走南闯北在国际间见识过的艺术家和看过的作品不可谓不少，但是像赵明远这般异类的艺术家，我倒真是第一次遇到。首先，他毫不在意世俗的评价和观点，他云淡风轻的辍

学就是证明之一；第二他的弱冠年龄、摧秀凤姿和他作品中的沧桑、晦涩、怪戾，是一种巨大违和的落差。到这里，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台北见过的一种道教的法会，有一位赤膊着上身，腰间裹着红布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踩着锋利的刀梯青云直上。后来我听大人说，他们是“乩童”，是天神跟人或鬼魂跟人之间的媒介，类似西方宗教里的“灵媒”。但是，无论赵明远他的人或艺术都无关宗教，如果他和任何信仰有关的话，就如同策展人Jonas Stampe(乔纳斯·斯坦普)所言：他满怀激情地相信，艺术是通往真理的道路，可以不拘一格地容纳所有的表达方式而使人进入自由的地带。

艺术，就是赵明远的信仰。

2月8日，我应邀到赵明远预定的工作室空间参观，一栋崭新建筑的地下室，大约400平米的空间，挑高6米。我建议明远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地点，空间只用来作为个人工作室，完全可以打造成一个人专属于少年人的艺术中心，他自己担任馆长，按照他的理想，为新生代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场所，自己只要留一个角落(馆长室)用来创作即可。我的建议，激起了赵明远的热血沸腾，他马上开始自己规划设计空间，请了施工团队日日夜夜进行装修。与此同时，赵明远的母亲马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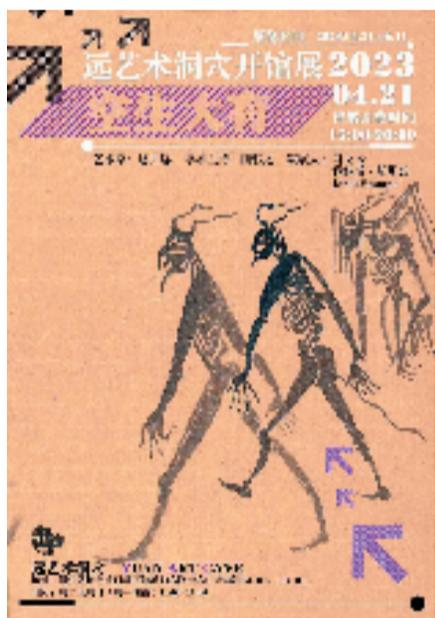
教授邀请了Jonas Stampe和肖戈担任策展人，我担任学术主持。竟然，也就两个月多一点的日子，4月21日远艺术洞穴空间就开幕了！这一切出自于一位18岁少年的运筹帷幄，若不是我这一路的亲眼目睹，谁都会以为他背后是否有长辈在为他谋划。

赵明远认为人类的艺术，原来就是从洞穴开始的，“远艺术洞穴空间”的命名，也是出于赵明远自己的主意，甚至在展厅里刻意做了一个洞穴，用来开会或表演。一个创新的未来艺术空间，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知音路的大音山舍里诞生了。首展推出赵明远自小积累的百余件作品，他以行为艺术的模式，从中选择逐步在空间里布展、悬挂，并持续在现场创作、拍摄纪录片、演出和举办讨论会。赵明远以《空生大有》之名，踏出他开疆辟土的艺术之路。远艺术洞穴空间不仅仅承载了少年馆长自己的艺术梦想，也为千百天才少年艺术家铺垫了启程之路和驻留的交流中心。

日后，我将在这里，每年举办《18-(Under18)》的奖赛，支持天才儿童以不寻常的方式出道、成长、茁壮。因为，我曾经9岁念师大夜间部补校，13岁就开个展，17岁画的1米×40米的长卷《东西横贯公路》被台北故宫第一任院长蒋复璁博士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这样的幸运，希望同样会发生在新生代的小天才身上。

最珍贵的艺术，就是独一无二，不可被取代的存在。

(作者系艺术评论家、策展人)



海报



赵明远 作品